

A NOVEL

七杀简史

人也许不认识人，但灵魂认识灵魂。

[牙买加] 马龙·詹姆斯 著
姚向辉 译

A BRIEF HISTORY OF
SEVEN KILLINGS

MARLON JAMES

七杀简史

[牙买加] 马龙·詹姆斯 著
姚向辉 译

A BRIEF HISTORY OF
SEVEN KILLING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CHENGDAO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杀简史 / (牙买加) 马龙·詹姆斯

(Marlon James) 著; 姚向辉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3

书名原文: A BRIEF HISTORY OF SEVEN KILLINGS

ISBN 978-7-5594-0023-9

I. ①七… II. ①马…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牙

买加—现代 IV. ①I75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45608号

A BRIEF HISTORY OF SEVEN KILLINGS by Marlon James

Copyright © 2014 by Marlon Jame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Jacket design by ONEWORLD Publications

中文版权 © 2017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图字: 10-2017-094号

书 名 七杀简史

著 者 (牙买加) 马龙·詹姆斯

译 者 姚向辉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周奥扬 闵 唯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x 1230mm 1/32

印 张 23.5

字 数 614千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3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023-9

定 价 12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角色表

大金斯敦，1959年后

亚瑟·詹宁斯爵士，前政治家，已去世

歌手，世界级的雷鬼巨星

彼得·纳萨尔，政治家，谋略家

妮娜·伯吉斯，当过前台，目前无业

金-玛丽·伯吉斯，妮娜的妹妹

拉斯·特伦特，金-玛丽的恋人

大爱医生/路易斯·埃尔南·罗德里格·德·拉斯·卡萨斯，中情局顾问

巴瑞·迪弗洛里奥，中情局驻牙买加情报站站长

克莱尔·迪弗洛里奥，巴瑞的妻子

威廉·艾德勒，中情局前外勤探员，现已叛变

阿历克斯·皮尔斯（亚历山大·皮尔斯），《滚石》杂志记者

马克·兰辛，电影制作人，中情局前局长理查德·兰辛之子

路易斯·约翰逊，中情局外勤探员

克拉克先生，中情局外勤探员

比尔·比尔森，《牙买加集锦报》记者

莎莉·Q，毒贩，线人

托尼·麦克佛森，政治家

沃森警员，警察

奈维斯警员，警察

格兰特警员，警察

哥本哈根城

罗爸爸/雷蒙德·克拉克，哥本哈根城的唐^①，1960—1979

乔西·威尔斯，打手头目，哥本哈根城的唐，1979—1991，暴风团
首领

哭包，帮派打手，暴风团头号打手，曼哈顿/布鲁克林

德缪斯，帮派成员

海克尔，帮派成员

砰砰，帮派成员

怪鸡，帮派成员

兰顿，帮派成员

野人，帮派成员

放兽，帮派成员

托尼·帕瓦罗蒂，打手，狙击手

神父，信使，线人

① 牙买加地下文化受美国电影影响很深，帮派首领像《教父》一样被称为“唐”。

小灵魂，线人/据说是八条巷的探子

王帮，以王桑区为活动中心的帮派，与哥本哈根城有来往
铜子儿，帮派成员

中国佬，哥本哈根城附近的黑帮首领

树顶，帮派成员

牛人，打手

八条巷

警长杀手/罗兰·帕尔默，八条巷的唐，1975—1980

乐小子，帮派打手和二号人物

邦廷-班顿，八条巷的唐和共同首领，1972—1975

抹布，八条巷的唐和共同首领，1972—1975

牙买加外部，1976—1979

唐纳德·卡瑟利，毒贩，牙买加自由联盟主席

理查德·兰辛，中情局局长，1973—1976

林登·沃尔夫斯布里克，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

沃伦·塔尼上将，中情局局长，1977—1981

罗杰·塞洛克斯，中情局，外勤特工

迈尔斯·科普兰，中情局开罗情报站站长

埃德加·阿纳托利耶维奇·切普洛夫，俄罗斯新闻社记者

弗雷迪·卢戈，恐怖分子，阿尔法66，联合革命组织协调会，

AMBLOOD

埃尔南·里卡多·洛扎诺，恐怖分子，阿尔法66，联合革命组织协调会，AMBLOOD

奥兰多·博斯，恐怖分子，奥米茄7，联合革命组织协调会，

AMBLOOD

盖尔和弗雷迪，恐怖分子，奥米茄7，联合革命组织协调会，

AMBLOOD

绍尔·雷斯尼克，《纽约时报》记者

蒙特哥湾，1979

金·克拉克，无业

查尔斯/查克，工程师，埃尔克普铝土矿公司

迈阿密和纽约，1985—1991

暴风匪帮，牙买加贩毒辛迪加

顶级大唐，牙买加贩毒辛迪加，暴风匪帮的对手

尤比，头号打手，暴风匪帮，皇后区/布朗克斯

A加，崔斯坦·菲利普斯的同伙

马尾辫，打手，暴风匪帮，皇后区/布朗克斯

愣狗，打手，暴风匪帮，皇后区/布朗克斯

奥马尔，打手，暴风匪帮，曼哈顿/布鲁克林

罗密欧，毒品拆家，暴风匪帮，布鲁克林

崔斯坦·菲利普斯，囚犯，莱克斯岛监狱，顶级大唐帮成员

强-强·K，杀手，撬车犯

帕科，撬车犯

格里塞尔达·布兰科，毒贩头目，麦德林卡特尔驻迈阿密分部

巴克斯特，格里塞尔达·布兰科的打手

夏威夷衫三人组，格里塞尔达·布兰科的打手

肯尼斯·科尔斯特，纽约居民，第五大道

加斯东·科尔斯特，肯尼斯的儿子

盖尔·科尔斯特，肯尼斯的儿媳

多加·帕尔默，护理师

米丽森·塞格雷，护士学生

贝茨小姐，经理，天佑职业介绍所

莫妮法·西波杜，毒品成瘾者

听我一句实话，宝贝儿，
那就是最困难的一步

——邦妮·瑞特《纠结与黑暗》^①

就算不是怎样，也差不多就是怎样

——牙买加谚语

^① Bonnie Raitt, 美国布鲁斯创作歌手、音乐家,《纠结与黑暗》(*Tangled and Dark*) 是她的代表曲目。

目 录

根源搖客

1976年12月2日

砰砰	007
巴瑞·迪弗洛里奧	017
罗爸爸	024
妮娜·伯吉斯	029
砰砰	035
乔西·威尔斯	043
妮娜·伯吉斯	048
德繆斯	056
阿历克斯·皮尔斯	063
乔西·威尔斯	070
砰砰	077
阿历克斯·皮尔斯	086
罗爸爸	092
巴瑞·迪弗洛里奧	097
妮娜·伯吉斯	106
德繆斯	114
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	118

深夜伏击

1976年12月3日

妮娜·伯吉斯	127
罗爸爸	133
乔西·威尔斯	140
巴瑞·迪弗洛里奥	146
阿历克斯·皮尔斯	153
罗爸爸	158
妮娜·伯吉斯	163
乔西·威尔斯	172
巴瑞·迪弗洛里奥	181
罗爸爸	189
阿历克斯·皮尔斯	197
妮娜·伯吉斯	208
巴瑞·迪弗洛里奥	216
罗爸爸	227
阿历克斯·皮尔斯	231
妮娜·伯吉斯	237
德缪斯	242
砰砰	248
德缪斯	260

砰砰	269
德缪斯	277
砰砰	281
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	284

影子舞蹈

1979年2月15日

金·克拉克	293
巴瑞·迪弗洛里奥	331
罗爸爸	346
阿历克斯·皮尔斯	383
乔西·威尔斯	418
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	453

白线/美国的孩子

1985年8月14日

多加·帕尔默	463
哭包	470
崔斯坦·菲利普斯	476
强-强·K	483
乔西·威尔斯	490
崔斯坦·菲利普斯	497

多加·帕尔默	503
强-强·K	511
乔西·威尔斯	518
哭包	524
多加·帕尔默	532
崔斯坦·菲利普斯	539
哭包	546
强-强·K	552
多加·帕尔默	561
崔斯坦·菲利普斯	569
乔西·威尔斯	575
强-强·K	582
多加·帕尔默	587
崔斯坦·菲利普斯	596
乔西·威尔斯	601
哭包	609
多加·帕尔默	613
强-强·K	620
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	632

音乐小子杀戮

1991年3月22日

一	639
二	645
三	651
四	657
五	664
六	673
七	677
八	684
九	691
十	700
十一	710
十二	721
后 记	727

亚瑟·乔治·詹宁斯爵士

听。

死者永远不会住嘴。也许因为死亡根本不是死亡，只是放学后的一场留堂。你知道你从哪儿来，始终还是要回那儿去。你知道要去哪儿，但似乎就是到不了那儿，而你只是死了。死。听着像是完成时，其实是忘了写成进行时。你遇到比你死得还早的人，他们脚下不停，但哪儿都不去，你听他们大呼小叫，因为我们都是魂灵，或者我们认为我们都是魂灵，其实只是死了。魂灵，滑进其他魂灵之中。有时候女人滑进男人，号叫得像是做爱的记忆。他们大声呻吟恸哭，但穿过窗户时仿佛一声口哨或床底的呢喃，孩童以为那是怪物。死者喜欢躺在生者之下，原因有三。第一，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躺着的。第二，床底看着像是棺材盖。但还有第三，有重量——有生者的重量在上面，等你滑进去让它变得更重，而你听着心跳，看着心脏搏动，听着鼻孔嘶嘶吸气而肺部挤压空气，嫉妒哪怕最短促的一次呼吸。我没有棺材的记忆。

但死者永远不会住嘴，有时候生者能听见。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等你死了，言语就只是离题的无关絮语，你除了漂泊游荡之外无事可做。好吧，至少其他死者是这样的。我想说的重点是逝者从逝者中学习，但这么做很考验技巧。我能听见我的话，我还在向任何愿意听的人说我不

是不小心掉下去的，而是被人从蒙特哥湾日落海滩酒店的凉台上推下去的。而且我没法说闭上你的鸟嘴，亚蒂·詹宁斯，因为每天早晨醒来，我都把我摔得像个烂南瓜似的脑袋拼回去。而且就连我说话这会儿我也能听见我听上去是啥样，懂不懂啊，傻货？意思是死后生活不是一场活报剧，不是爽到爆的大狂欢，老头子，看见瘫着的那帮酷哥了吗？他们永远不会懂，我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只能等待杀死我的那个人，但他不肯死，他只会变得越来越老，年轻的老婆换了一个又一个，生养一窝弱智崽子，搞得这个国家衰败崩溃。

死者永远不会住嘴，有时候生者能听见。有时候只要我能抓准眼球在睡梦中颤动的时机，生者也会和我交谈，直到他老婆一耳光扇醒他。但我更愿意听更早的死者说话。我看见身穿开缝的马裤和血迹斑斑的长外套的人，他们说话时鲜血会从嘴里涌出来，上帝才知道奴隶叛乱有多么恐怖，而自从西印度公司被东印度公司甩得找不着北，女王到底他妈的派上了什么用场，为什么有那么多黑人无论怎么舒服都睡得那么不安稳，所有这些都混在一起，我觉得像是把左半边脸放错了地方。死后你会明白死亡不是离开，而是会置身于平坦单调的死亡之地。时间不会停止。你看着时间走动，但你静止不动，就像拥有蒙娜丽莎微笑的一幅画。在这个空间里，三百年前被割了喉咙的死者 and 两分钟前死于襁褓的婴儿是一样的。

假如你不注意你是怎么入睡的，就会发现自己变回了生者发现你的样子。我？我躺在地上，脑袋像个碎南瓜，右腿折到背后，两条胳膊弯曲的方式可不是手臂应有的样子，从高处的凉台上看，我就像一只死蜘蛛。我在上面，我在底下，我在上面看见的我就是凶手看我的样子。死者会复活一个动作、一段行为、一声惨叫，他们会再次体验死亡，在出轨前没有及时停下的那列火车，十六层楼上的那个窗台，空气慢慢耗尽的那个汽车后尾箱。街头粗胚的尸体像气球被刺破似的炸开，五十六颗子弹。

要是不被推一把，谁都不会那么飞出去。我知道感觉起来和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身体向下坠落，你企图和空气对抗，抓住并不存在的救命稻草，苦苦哀求，一次，就一次，就他妈一次，耶稣啊，混血婊子的假慈悲儿子，这次就让我能抓住空气吧。而你掉进五英尺深的排水沟或飞向十六英尺下的大理石地板，还没放弃抵抗的时候，地面就抬起来撞上了你，因为它厌倦了等待鲜血。我们依然是死者，但我们会醒来，我是被碾死的蜘蛛，他是被烧死的蟑螂。我没有棺材的记忆。

听。

生者可以等着看着，因为他们欺骗自己说他们还有时间。死者可以等着观望。我有一次问主日学校的老师，假如天堂是永恒生命的居留之地，而地狱与天堂相反，那地狱是个什么地方呢？是你这种肮脏的红皮肤小崽子去的地方，她说。她还活着。我在日暮养老院看见她，她太老了，智力衰退，已经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嗓门小得谁也听不清，总在说她害怕夜晚，因为天一黑老鼠就会来啃她还完好的脚趾。我见到的不止这些。看得足够使劲，或者视线稍微往左转一点，你就会见到和我离开时毫无区别的一个国度。它永远不会改变，无论我什么时候去看，人们都是我离开时的那个样子，衰老不会造成区别。

这个人是一个国家的父亲，对我来说比亲生父亲还像父亲，他听说我死了，哭得像是突然丧偶的普通人。离开前你永远不会知道人们的梦何时与你相连，但离开后你就什么都没法做了，只能看着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缓慢死去，一条肢体接着一条肢体，一个生理系统接着一个生理系统。心脏病，糖尿病，有着迟缓读音的慢慢杀人的疾病。这具躯体因为不耐烦而投奔了死神，一次一个器官。他会活着看见人们册封他为国民英雄，他死时会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失败了的人。你将希望和梦想赋予人格，投射在一个人身上，结果就会这样。他最终成为的只是一种叙事技巧。

这是七次杀戮的故事，故事中的孩子们在一个依然运转的世界眼中